

《等待戈多》中的荒诞与出路

丁 然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摘 要 | 《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诞派代表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它体现了二战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同时也展现了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贝克特在剧中具体阐释了“荒诞”这一主题，如时间与记忆的荒诞及语言和行为的荒诞。存在主义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思考人类如何在荒诞的生活中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出路，即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及人生的意义。《等待戈多》中的两位主人公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失去主体性，因此被动等待他人的救赎无法获得存在的价值，只有主动探寻才能收获意义。

关键词 | 贝克特；《等待戈多》；存在主义；荒诞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世纪初的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情的战火不仅摧毁了楼房、街道等物理空间，还进一步毁灭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人们曾经笃定不移的信仰一度崩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与此同时，以塞缪尔·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家创作了一系列展现西方现代人精神荒芜状态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就是一部经典的荒诞派作品，20世纪50年代在巴黎上映一度引起轰动。贝克特打破传统的戏剧创作形式，独辟蹊径，用荒诞离奇的创作

作者简介：丁然（1998-），女，安徽人，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文章引用：丁然. 《等待戈多》中的荒诞与出路[J]. 社会科学进展, 2022, 4(6): 552-559.

<https://doi.org/10.35534/pss.0406050>

方式,构想出荒诞无稽的故事情节,一针见血地呈现出人生的荒诞虚无。

贝克特通过戏剧创作展现人生的荒诞,但是,现代人该如何面对人生的无意义并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剧中没有具体的呈现,然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存在主义能给予这个问题答案。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他主张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在法国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主张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作家,如西蒙娜·德·波伏瓦、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等。法国的存在主义主要分为两派: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和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关于应当如何解决荒诞这一问题,两派存在主义者有各自的见解。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主张的解决方式为宗教信仰;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则摒弃了宗教信仰,鼓励人们主动探索和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文将基于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张对解决荒诞问题进行论述。

1 《等待戈多》中的荒诞

《等待戈多》是一部故事情节简单的戏剧,全剧围绕着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等待戈多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对话和事件展开。虽然故事情节简单,但这部剧中充斥着荒诞元素,致使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充满疑惑,甚至觉得枯燥乏味。然而贝克特正是通过这些荒诞元素的描写,使得观众和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二战后西方人精神世界的荒芜及人生的无意义,剧中的荒诞体现在时间与记忆、语言和行为中。

1.1 时间与记忆的荒诞

时间是人们用来描述物体运动和变化的参数,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时间具有连续性,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过往云烟,从而进一步内化为存储在大脑中的记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到时间的变化,然而在《等待戈多》中,两位流浪汉陷入了无尽的等待,每一天是过去一天的重复,在无尽的等待和重复的过程中,时间和记忆发生了异化。在剧中,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逐渐分不清今天是星期

几？现在是几点？他们记不清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对发生过的事情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剧中的时间不再具有连贯性，时间产生了断裂，过去、现在和将来各自独立。

作为剧中的两位主人公，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对于过去的理解和态度表现为：一件事情随着它的结束而结束，即过去与现在发生了割裂，过去与现在没有任何联结。在剧中，弗拉季米尔问爱斯特拉冈：“有没有可能你已经忘了？”爱斯特拉冈答道：“我就是这样，要么立马忘记，要么永不会忘。”弗拉季米尔继续说：“那么波卓和幸运儿呢？你把他们也忘了吗？天哪，他把所有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虽然两个流浪汉昨天刚见过波卓和幸运儿，但爱斯特拉冈已经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事。这表明，过去在发生之后便消失，荒诞人只存在于当下。时间变得荒诞，过去与现在失去了联系，从而导致时间出现了割裂。

对于过去的不确定性也同样映射在荒诞人对于未来的态度上，过去是不确定的，未来也充满未知。在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的过程中，爱斯特拉冈对是否能等到戈多产生了疑虑：“如果他不来怎么办？”弗拉季米尔回答：“那我们明天再来，后天来，直到等到他来为止。”在漫长的等待中，两个流浪汉终于等到了一丝希望，一位充当传话人的小男孩找到了他们，小男孩对他们说：“戈多先生让我告诉你们他今晚不会来了，但明天肯定来。”弗拉季米尔有些失望：“就这么多吗？”小男孩回答：“是的，先生。”但是直到戏剧落幕，两个流浪汉都没等到戈多，戈多是否真的能在明天到来仍然是个未知数。两个流浪汉一直在重复的日子当中等待明天，然而戈多迟迟未露面增加了明天的不确定性。明天是不确定的，明天会发生什么永远是个未知数，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陷入了等待的无底黑洞。

剧中荒诞人的另一个表现是记忆的错乱，例如在剧中，爱斯特拉冈对弗拉季米尔说：“我们走吧。”而弗拉季米尔回答道：“我们在等戈多。”爱斯特拉冈感到不解：“我们昨天来过这儿。”弗拉季米尔说：“不，你弄错了。”爱斯特拉冈反问道：“我们昨天干什么了？”弗拉季米尔有些生气：“有你在什么都确定不了！”

两个流浪汉互相责难，他们都不知道昨天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即使隐约记得昨天做的事情，但还是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做过这件事。

对于剧中的荒诞人而言，时间、记忆都是荒诞的，两个流浪汉在被动地等待和重复中逐渐异化，他们被困在当下，向前或向后走都是深渊。他们不得不等待，因为戈多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救赎者。然而戈多是否能如愿到来？人们或许永远都得不到答案。没有了过去和将来，两个流浪汉被困在了当下，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常说的那句台词“nothing to be done”表明等待变成了他们每天唯一要做的事，在百无聊赖之际，两个流浪汉内化成了等待本身。

1.2 语言与行为的荒诞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行为和台词都是表演最重要的部分。在《等待戈多》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行为和语言都展现出了荒诞这一主题。整部剧围绕着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这一件事展开，舞台的布景非常简单，在灰蒙蒙的背景下矗立着一棵只剩下树枝的树，一块石头，两个流浪汉。二战后的西方人虽然享受着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而带来物质福利，但是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且冷漠，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之间的对话杂乱无章，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弗拉季米尔试图喊醒正在睡觉的爱斯特拉冈：“戈戈！”爱斯特拉冈回答：“我睡着啦！为什么老是不肯让我睡一会儿。”弗拉季米尔接着说：“我觉得孤独。”但是爱斯特拉冈似乎并不想安慰感到孤独的弗拉季米尔，他自顾自地说：“我做了个梦。”弗拉季米尔有些生气，说：“别告诉我。”爱斯特拉冈说：“有了这一个，你就感到满足了。你太不够朋友了，我个人的噩梦如果不能告诉你，叫我告诉谁去？”弗拉季米尔不甘示弱：“让它们作为你个人的东西保留着吧，你知道我听了受不了。有时候我心里想，咱们是不是分开比较好。”在这段对话中，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抒发自己的苦闷和孤独，希望得到对方的理解，然而两个人都不想成为倾听者，两个人都自说自话，这就导致了无效对话，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两个流浪汉在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消磨时间，产生了一系列毫无意义和逻辑

关系的对话，这些对话似乎是两个主人公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不顾上下文语境。例如在第一幕中，弗拉季米尔送给爱斯特拉冈一根萝卜，弗拉基米尔问爱斯特拉冈：“你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爱斯特拉冈顿了顿说：“我已经忘了，就这事伤我脑筋。我绝不会忘掉这一萝卜。”弗拉季米尔感到疑惑：“什么？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出来。”爱斯特拉冈说：“我问你难道我们没给系住？”弗拉季米尔：“系住？”爱斯特拉冈拖长了音说：“系一住。”弗拉季米尔还是不理解：“你说‘系住’是什么意思？”爱斯特拉冈说：“拴住。”弗拉季米尔进一步问道：“拴在谁身上？被谁拴住？”爱斯特拉冈：“拴在你等的那个人身上。”弗拉季米尔问道：“戈多？拴在戈多身上？多妙的主意！一点不错。在这会儿，他的名字是戈多吗？”在这段对话中，两个人的都各说各话，前言不搭后语，弗拉季米尔无法理解爱斯特拉冈想表达什么，爱斯特拉冈的话语毫无逻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语言本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但在剧中却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语言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沟通和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退化成了一些无意义的语言符号，在无尽的等待之中，两个流浪汉失去了作为人进行对话的能力。除此之外，在剧中，两个流浪汉在等待的过程中遇到了波卓和幸运儿，幸运儿是波卓的奴隶，在幸运儿戴上帽子之后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他的演讲没有标点符号，前后缺乏逻辑，没有人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在这一段演讲中，语言彻底沦为无意义的符号堆积，语言丧失了其作为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

除此之外，两个流浪汉的行为举止也有着许多机械、重复的动作，从中可以窥见荒诞这一主题。例如从第一幕开始，爱斯特拉冈不断重复脱鞋、检察脚的动作，弗拉季米尔在一旁提醒他：“鞋子每天都要脱。”，弗拉季米尔在剧中也不断重复脱帽子的动作。在等待的过程中，两个流浪汉不断重复做着这两个无意义的动作，表现了他们在等待中的百无聊赖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从中可以窥探出他们内心的空虚和孤独。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人类的行为在重复中异化。虽然这两个流浪汉在等待戈多，但这个目标是虚无缥缈的，流浪汉们甚至不知道戈多到底是谁，更不知道戈多到底什么时候过来，他们在等待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诞的。

2 荒诞中的出路

全剧围绕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的剧情展开，但是直到整个故事结束，他们仍没见到戈多。因此，许多人对戈多究竟是谁进行了讨论和猜测，一部分人认为戈多（Godot）或许代表上帝（God），从这一解读的角度来看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始终没等来戈多这一点恰恰契合尼采所喊出的那句“上帝已死”的口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同时也在精神上经历了幻灭，人们发现曾经信仰的东西无法满足当下的精神需求，绝望的人们处于寻找新的精神寄托的状态中。正如剧中弗拉季米尔问爱斯特拉冈：“你读过《圣经》吗？”爱斯特拉冈却回答：“我想必看过一两眼。”而当弗拉季米尔进一步问他：“你还记得《福音书》吗？”爱斯特拉冈的回答却带着一丝不正经：“我只记得圣地的地图，都是彩色图，非常好看。死海是青灰色的，我一看那图，心里就直痒痒，这是咱俩该去的地方。我老这么说，这是咱们该去度蜜月的地方。咱们可以游泳，咱们可以得到幸福。”曾经被人们奉为圭臬的《圣经》，在剧中却成为戏谑的对象，显得无足轻重。

存在主义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基督教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在面对荒诞这一问题时，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应该行动起来为自己争取生命的意义，从而主动创造自己的价值。被动等待他人的救赎是不合理的，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重塑自我。

萨特认为：“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于主体而言，他人是一个自由的客体，他不仅存在着，还对主体构成了威胁。而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主体就变成了物，如果一个人想要从他人的目光中解脱出来，只能通过两种方式，即：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变成自己的“物”。在《等待戈多》中，波卓和幸运儿的关系构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幸运儿活在波卓的束缚之下，成了波卓的奴隶。然而在两个流浪汉靠近幸运儿的时候，幸运儿却忽然发怒并将流浪汉们吓到了一边，在这一过程中，幸运儿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在与流浪汉之间的关系之中跃升为关系的主体，实现了主体化。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并且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做出选择，因此人的选择决定了自身的本质。在流浪汉与戈多的关系当中，两个流浪汉全程被动地等待

着戈多，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等待戈多、等待希望，即便他们并不知道戈多到底是谁，是否能给他们带来救赎。在漫长而又无所事事的等待当中，两个流浪汉逐渐客体化，他们活在戈多隐形的枷锁当中，无法挣脱。因此，等待戈多并不是两个流浪汉最好的选择，他们应当化被动为主动，去主动寻找戈多，亲手创造自身存在的价值。

3 总结

《等待戈多》的出现让人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人生的荒诞，人们宣称上帝已死，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崩塌，从而呈现出一片精神荒芜的状态。两位流浪汉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地重复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却在无尽的重复中失去人生的意义。他们总是在原地徘徊，通过无聊的对话和机械重复的动作消磨时间，这种被动的等待让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始终没能等到他们心心念念的戈多。《等待戈多》启示现代人要主动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信仰，被动等待外在的事物和人来“救赎”自我并非明智之举。生活或许是无意义的，就像西西弗斯不断地将石头往山顶推，石头却一次又一次地滚落，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人生的意义可以在无意义中主动创造意义的过程中寻得，对于现代人而言，应当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创造自己人生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Samuel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 [M].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
- [2] 王珊珊. 《等待戈多》的“等待”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4): 88-92.
- [3] 苏娜. 论《等待戈多》的荒诞元素 [J]. 戏剧之家, 2018 (29): 30-31.
- [4] 张洁. 论《等待戈多》中的循环与荒诞 [J]. 艺术评鉴, 2019 (13): 156-158.
- [5] 刘常轩. 《等待戈多》中的异化 [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 (8): 92-98.

- [6] 陆子怡. 浅谈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为例
[J]. 公关世界, 2020 (7): 178-180.

The Absurdity and the Outlet in *Waiting for Godot*

Ding R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Samuel Beckett,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absurdism, wrote the work *Waiting for Godot*, which reveals the mental world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of peopl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drama demonstrates the absurdity and the meaninglessness of life as well. Samuel Beckett gives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absurdity, for example, the absurdity of time, memory, language and behaviour. Existentialism would help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to find a way out in the life of absurdity, which means to find the value of one's existenc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two protagonists in *Waiting for Godot* gradually lose their subjectivity during the long waiting. Therefore, people who wait passively for the redemption of others could not gain the value of existence, the only way is active exploration.

Key words: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 Existentialism; Absurdity